

诗探索

2010

第1辑 理论卷

主编 / 吴思敬

诗探索

理论卷

2010 第一辑

主编 吴思敬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2010.第1辑.理论卷/吴思敬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108-0414-4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诗歌—世界—丛刊

IV. 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238号

诗探索 2010 第1辑 理论卷

作 者 吴思敬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414-4

定 价 50.00元(两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任：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桃洲 杨匡汉
陈旭光 林莽 谢冕
潘洗尘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吴思敬

通讯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83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E-mail: Poetry_cn@163.com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 潘洗尘

投稿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洼路29号楼1907室

《诗探索·作品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E-mail: jhtbook@126.com

理论卷特约编辑：王士强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2007年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2010年后，每年出版4辑，每辑定价50.00元（含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35号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100037 联系人：顾杰明 联系电话：010-68992190

特别鸣谢：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全国100名新诗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赠送2010年《诗探索》。

王平卫总裁祝同学们学业有成，在新诗创作与研究上取得优异成绩。

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向全国100名从事中国新诗研究的专家、学者赠送2010年《诗探索》。

陈马兴董事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著述丰厚。

吉林省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

向全国100所大学图书馆赠送2010年《诗探索》。

工委书记焦洪学祝愿各院校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

浙江浙天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向全国100名优秀诗人赠送2010年《诗探索》。

孙菊波总经理祝愿大家创作出更多优秀诗篇。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邵洵美研究

- 4 邵洵美的诗探索…… 綃 红
- 19 重新发现一位诗论家
——序《邵洵美诗论集》…… 赵毅衡
- 23 金曜诗话（九则）…… 邵洵美

// 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选辑

- 38 读袁可嘉1948年《诗三首》…… 邵燕祥
- 47 论袁可嘉的诗歌…… 廖四平 张 瑜
- 60 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 臧 棣
- 70 新文学诗歌理论的现代性综合建构…… 赵凌河
- 79 “民主文化”：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体系的民主国家内涵…… 段美乔

// 中生代诗人研究

- 90 风用它忧伤的翅膀
——论杜涯的诗歌…… 范云晶
- 101 杜涯诗两首赏析…… 薛红云
- 106 诗，抵达境界…… 杜 涯

// 姿态与尺度

- 114 论叶延滨诗歌的生命书写……吴 晓 王治国
124 诗歌的调校：从余笑忠的近作谈起……夏可君

// 诗学研究

- 138 试论禅思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悖离与整合……孙金燕
150 论中国新诗中的“漫游者”视角……卢 桢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162 左边是哪一边——柏桦《左边》阅读札记……胡 亮
167 评古远清的台湾、香港当代新诗史……曹竹青
174 孤寂坚守中的思想探险
——评罗振亚的《与先锋对话》……宋宝伟
180 生命体验与审美激情
——读霍俊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李建周

// 新诗史料

- 188 穆旦与《布谷》副刊……段从学

// 外国诗论译丛

- 196 内在的流亡者
——西默斯·希尼……（美）海伦·文德勒著 马永波译
-

编者的话

《诗探索》自2007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每年出版两辑，每辑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由于出版的间隔较大，版面容量有限，一些时效性强的话题很难展开及时的讨论，不少很有学术品位的稿件也只能割舍。编辑部一直有扩版的想法，读者也有这方面的呼吁。最近在天问文化传播机构的支持下，《诗探索》扩版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从2010年起，《诗探索》每年出版4辑，每辑仍为“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扩版以后的《诗探索》，增强了时效性，为开辟新的栏目，寻找新的话题，密切关注当下诗人的创作和理论家的动态，创造了条件。我们希望扩版以后的《诗探索》，既关注诗歌历史又关注诗歌现场，既提倡学术性又提倡公共性，既注重经典性又注重先锋性，以新的面貌为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界提供一个对话、交锋和反思的平台。

邵洵美是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位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诗论家和诗歌翻译家。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他却与“新月诗派”一起被尘埋了多年。为了还原邵洵美真实的人生和创作历程，本刊特发表邵洵美女儿绀红的《邵洵美的诗探索》，并选了邵洵美代表性诗作11首刊发在本辑《诗探索·作品卷》上，以飨读者。作为诗论家的邵洵美1938年至1939年在《中美日报》上曾连载《金曜诗话》31篇，本刊从中选发9篇，并约请诗歌评论家赵毅衡先生撰写了《重新发现一个诗论家》一文，对《金曜诗话》做了深入的评析。

2008年11月逝世于纽约的袁可嘉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集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三者为一身，他的诗

作、译作和理论著述深受一代诗人和学者的喜爱，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了“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学者四十余人以及袁可嘉夫人程其芸、女儿袁晓敏与会。我们从研讨会上收到的论文中选发了邵燕祥、廖四平、臧棣、赵凌河、段美乔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袁可嘉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进行研讨的文章，编成一个专栏，以此寄托我们对袁可嘉先生的怀念。

本辑的《中生代诗人研究》专栏中发表了杜涯的《诗，抵达境界》一文，谈的是她个人的体验，其中对“由青春期写作而进入成熟期写作的诗人”的描述，颇为真切，对我们理解“中生代诗人”的心理特征及艺术追求，不无裨益。

当编完这辑刊物的时候，已进入2010年。中国新诗在新世纪即将走完十年的路程。为了总结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的经验，拓展学术空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以推动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的深入发展与繁荣，《诗探索·理论卷》将开辟专栏，就新世纪十年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态势、新世纪十年涌现的重要诗人和诗歌现象等进行研讨。欢迎诗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积极参与讨论，踊跃赐稿。

// 邵洵美研究

// 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选辑

// 中生代诗人研究

// 姿态与尺度

// 诗学研究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新诗史料

// 外国诗论译丛

邵洵美的诗探索

绀 红

邵洵美一生对诗的探索，是他对美的追求。在这个殿堂里，李太白和乔治·摩尔平分天下。由唐诗启蒙的他三十岁时说过：“是乔治·摩尔引领我走进文学的宝库。”^①十七岁开始写新诗，几乎一生致力于新诗发展的邵洵美，晚年却以旧诗抒怀。就这一点，他自己在1968年的家信里说：“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东西，它反映着某些人的思想，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一种毒草的标本，可以在需要时当作反面教材。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参考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②他从旧诗到新诗，又复归于旧诗，这一现象或许在某一种条件下，是一种规律？或许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循此道而行？我们或许从他留下的诗与文，以及从他接触的诗与文，可能在他探寻诗歌之美的行程中，理解其缘由？

一个与宣统同庚的男儿，“熟读唐诗三百首”是受教育的必经之路。他记得自己十一岁读《唐诗三百首》时，觉得每一首都好。因为每一首只要读几遍便背得出。先生开始教他写诗，他竟然生出一个念头：“希望将来有一本三百零一首的诗选”^③。也就是说，他那时就有雄心，将来自己也要写诗，要写出跟那些唐诗一样好的诗，写得还要更多。

正因为他生活在上海，在私塾的基础上他十五岁踏进圣约翰大学附中，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那时候教会学校的国文也重视教古文，他的国文教师是位浸沉于艳体诗的才子。他便把《古乐府》当成圣经一般，这丰富了他的词藻，也增进了他对韵律的掌握和对美与爱的感知。同时，洋学校里接触到外国文学，他从英诗所领会到的，想要用中文来复述。但是一个旧式家庭的子弟，并不知道世上有所谓白话文运动。他尝试用旧体诗翻译失败后，因读旧式方言小说而得到白话的启示，便用通俗的语言（也就是生活里的口语）来翻译。这

①邵洵美：《我的生活与恋爱》，上海《六艺月刊》1936年第1期，六艺社。

②邵洵美：《致其妻盛佩玉家信》，1968年4月。

③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人言周刊》1934年1卷26期，第一出版社。

就是他自己摸索着写新诗的开始。他说自己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最初还以为是自己的发现。后来同学借给他一份《学灯》，才知道这类工作正有许多前辈在努力^①。

那时他暗恋着表姐盛佩玉。当他翻《诗经》“有女同车”一节，读到“佩玉将将”句，似是看到佩玉走来，听到她衣裾上珠环玉佩发出的锵锵之声。再看下句有“洵美且都”。（“洵美”——实在美）于是他决定改名，将“洵美”对“佩玉”，以誓爱她终生，邵云龙留作学名。佩玉织了件毛背心作为二人订婚的信物，洵美写了首诗《白绒线马甲》回赠。沐浴在爱河中的洵美做了首散文诗《二月十四日》^②。他说，那是他创作的第一首诗。

1925年赴英求学途经意大利，在拿波里的博物馆，他无意间瞥见古希腊女诗人莎芾的画像。惊异于她的神丽，从她望着茫茫宇宙的眼珠里他看到了默示，那激起了他心底的诗。在英国、法国，每一个新的环境里总有人向他提到他长相很像诗人徐志摩。洵美感叹：“一定是，天要把我和志摩拉在一起！”洵美到剑桥，原本是遵父命进政治经济系学习，然而在巴黎路角聆听志摩的一席谈，击破了他内心“父命难违”的压抑的禁箍，恢复到天生的自己。

回到剑桥，诗在召唤，心思再也不能回复到原有的书本上。课后在图书馆，总在诗歌的架子边徘徊。莎芾的画像搅动了洵美的幻想，写满了诗句的草稿越积越多^③。洵美所寄宿的教授慕尔先生博学多才，从他那里学到地道的英语，在他的引导下理解英诗和英国文学；也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希腊文学专家爱特门先生，因而得知曾有考古学家从沙漠里掘出莎芾在草叶上写诗歌的故事。洵美也跟这位莎芾诗的英译本作者一样欣赏莎芾诗格之美，认为中国唐诗和希腊诗的诗格在气质上有极端相似的地方。莎芾诗被人发现的一共有五六十个断片，洵美居然在课余，借着希腊字典译了出来，把它们凭自己的想象联系起来，写成一出短剧。慕尔先生帮助他，交付海法书店印刷发行，然而一本也没有卖掉。很遗憾，待我记事，从没在家里见过这本小书！^④但这是邵洵美第一次精心翻译外国诗歌，也是他办出版的开端。他从外国诗歌汲取营养，从而引发出创作热情，一连写出几十首中文新诗。他从莎芾认识了崇拜她的英国诗人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莱尔、凡尔仑，那正是唯美主义流派在欧洲盛行的时际。年轻的邵洵美正处于恋爱的狂热中，在回国的轮船上也沉醉于诗的意境里，带回的诗稿足够出版一本诗集。

①邵洵美：《自序》，《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2页。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

②邵洵美：《二月十四日》，上海《妇女杂志》1925年11卷5期，商务印书馆。

③邵洵美：《儒林新史》，上海《申报》1937年7月4日。

④邵洵美：《儒林新史》，上海《申报》1937年7月6日。

1927年《天堂与五月》出版了，内含诗歌34首，扉页上印了“给佩玉”三字。赵景深评论为《糟糕的〈天堂与五月〉》，洵美写了篇《〈天堂与五月〉作者的供状》^①。他说：

老实说，《天堂》里的诗，除了曾在《晨报副刊》登过的《我只得也像一只知足的小虫》比较过得去外，其余都为自己不满意的。比较满意的以及归国后写的都收集在《五月》里。志摩喜欢我那首《春》。许多首我原本不愿录进去，但滕固说，第一本诗集不过是为孩童时代留些痕迹的，何必选择？这过错滕固应负责。我现在力求将我的过错改去，我已将我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编好，等我的书店办来，即能出版。那时我想，总能赎我的罪恶于万一。我知道，过于修饰，以及缺乏情感，是我最坏的错误。我实在对读过《天堂与五月》，尤其是出钱买来读的一般读者致歉！

这些诗，他几乎是单凭激情写的，1936年在他第三本诗集《诗二十五首》的自序里写道：“当时只求艳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竟忽略了更重要的还有诗的意象。”他还尝试用各种诗格写，还借用‘莎弗格’。他说：“现在看来都幼稚得可怜，人家一提起我便脸红。”这是邵洵美诗探索行程的第一个时期。那个时候，他似乎已立志以诗“点化众生”为己任。《天堂与五月》的《序诗》里看到这样的诗句：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者的；但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②

次年，他参与到有唯美色彩的一份同人刊物《狮吼》的再生，小试牛刀。其后，作为富家子弟的他，毫无犹豫的投入资本，也投入了他的全部身心，出版《狮吼》复活号，同时，创办了金屋书店。他新婚燕尔，诗兴洋溢，创作

①邵洵美：《〈天堂与五月〉作者的供状》，上海《申报·艺术界》1927年10月20日。

②邵洵美：《天堂与五月》的序诗，上海光华书店1927年版。

欲旺盛。读书，大量阅读国内外诗人、文学家的作品。这个时期，他读了许多英国大文豪乔治·摩尔的文章，翻译了好几篇，从中获取了很多养料。他充分利用他的书店，他的刊物，以他自己的和朋友的诗歌、文章、译作，占领这片文化园地。他的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连同他的译诗集《火与肉》及诗论文集《一朵朵玫瑰》同年问世。《花一般的罪恶》含有新作15首和从《天堂与五月》里挑出来的15首，仍旧用同一首诗作序。这本诗集也是赠给他的爱妻佩玉的，其中《Z的笑》、《来吧》、《情诗》、《恋歌》等是明显为她写的诗。集子的扉页印有一朵茶花，佩玉的小名是“茶”。

诗人许芥昱在评论邵洵美的诗时说：

邵洵美在为他的诗集的更名中可以看出，他对感官的赞颂并非没有道德性谨慎的痕迹。他1927年首先问世的诗集题名为《天堂与五月》，而次年出版的诗集则以《花一般的罪恶》为题。在他的诗里，他似乎一方面主张感官的真实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则带着一丝讥讽的笑，承认肌肤是诱惑和暗示，那是罪恶。”^①

徐志摩曾对朋友说：“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洵美说，跟志摩虽有深交，但从他那里我只得到过分的奖誉。这几句话要是志摩亲口对我说了，我决不会后来才明白自己的错误。洵美承认自己和每一个写诗的人一样必然地要经受试探，“因为我们第一次被诗来感动，每每是为了一两行浅薄的哲学，或是缠绵的情话，或是肉欲的歌颂。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模仿。再进一步是词藻的诱惑，在进一步是声调的沉醉。”他当时所认为金科玉律的诗论，便是史文朋的“不用格律来决定诗的形式，而是用耳朵决定”以及摩理斯的“不相信有灵感，只知道有技巧”，所以他说那一段时期写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耳朵的满足以外，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义。”^②对于模仿，他同意志摩的说法，“中国需要向外国文学学习很多东西：把东方和西方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种族。”^③至于自己“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字句里是随处可以寻得的。这不是荣耀，也不是羞耻，这是必然的现象，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你当然会沾染一些他们的气息。我也曾故意地去模仿过他们的格律，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迂腐的，我决不想介绍一个新桎梏，我要发现一种新秩序。”^④

① Kaiyu Hsu (许芥昱):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Cornell Paperbacks, 1970, P.125.

② 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8页。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

③ Sinmay Zau (邵洵美)：Poetry Chronicle[1], T' 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 1936年第3卷第3期，中山文教促进会出版。

④ 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2页。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

为支持好友徐志摩的新月书店，他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1931年，与志摩合作创办《诗刊》。他们和陈梦家、孙大雨、方玮德、卞之琳等诗友共筑诗坛，切磋诗艺，洵美的诗有了长进。他说自己在《诗刊》发表的诗，自那首《洵美的梦》之后，不再有那种“少壮的炫耀”。他研究起新诗的理论来，开始在“肌理”上用功夫。“肌理”英文即texture，是英国女诗人 Edith Sitwell（西脱惠尔）提示的，钱钟书译为“肌理”。英美诗人对于肌理，都是有意识地用功夫的。洵美说，“一个真正的诗人非特对于字的意义应当明白；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字的声音、颜色、嗅味、温度都要能肉体地去感觉及领悟。”^①《女人》这首诗是他最初的尝试，结束了他的诗歌探索的第二个时期。

可惜的是上天妒才，《诗刊》出了才三期，1931年11月19日亦师亦友的徐志摩云天夺命。陈梦家和他张罗了第四期《诗刊》，即“志摩纪念号”的出版，而后，这本诗刊跟它的主人一样从此销声匿迹了。此后，新月书店曾匆匆地出了份《声色》创刊号，有洵美的一首《蛇》和朱维基的一些诗，还有徐志摩的散文《一个诗人》和洵美及林徽因、芳信的文章。志摩离去了，他永远留在洵美心里。我们在《中央公园》看到他一首《诗》，看得出，那是对前一天刊出的志摩的诗《远山》的回音。志摩这首诗不曾收在他的全集里，可见是洵美或他的朋友（编辑）储安平收藏了的^②。

1933年洵美和朱维基合办了《诗篇》月刊，他们意在探索“纯粹诗”，并且向读者介绍外国的诗歌。洵美曾写过一篇《纯粹的诗》^③，介绍乔治·摩尔的纯粹诗论，认为它不应当是主观的表现，诗的取材须要是永久的。这个理念在他的《永久的建筑》^④中引述。然而，《诗篇》三期之后又无影无踪了。洵美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这个失败的尝试，他说，纯粹诗是诗人奢望“一首诗能被一切人欣赏想出的念头”。但其结果，“只是遗下我们几滴珍贵的心血”。洵美自认为，《诗篇》刊出的那几首诗（《声音》、《自然的命令》、《天和地》、《Undisputed Faith》）的时期，是他诗写作“跨进了爱里奥脱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长成的时期，“脱离的模仿的束缚，批评的本能苏醒了，会寻出每一个诗人的特点，和他所学不像的地方，也就是他的趣味长成了，有了他自己的东西。”^⑤

洵美这些年同时倾注了许多心思在写作，出版。他始终认为中国之落后在于文化的落后，在巴黎跟一班中国留学生在“天狗会”的文化交流中，他们豪言壮语地宣称：回国去效仿法国文艺沙龙，去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把

①邵洵美：《新诗与肌理》，上海《人言周刊》1935年2卷4期。

②邵洵美：《诗》，《中央日报·中央公园》，1933年7月8日。

③邵洵美：《纯粹的诗》，上海《狮吼》复活号1928年第4期，金屋书店。

④邵洵美：《永久的建筑》，上海《狮吼》复活号1928年第3期，金屋书店。

⑤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人言周刊》1934年1卷26期，第一出版社。

人们相聚时的应酬方式从麻将扑克转移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去尝试，充作“文化的班底”（或者叫“文化的护法”）。他的做法是办出版，计划先从办画报开始，因为“图画可以走到文字所走不到的地方，或者文字所没有走到的地方”^①。他热衷于办画报：《时代画报》、《时代漫画》、《万象》。在他的内心蕴藏着一个痴想：要像英国报刊大王北岩爵士那样，拥有几百万读者。从他22岁，1928年起到1937年的十年间，他办了《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时代画报》、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时代漫画》、《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时代电影》、《文学时代》、《声色》杂志和《万象》月刊十一种刊物。那个时候，虽然战争的阴霾笼罩，上海民众的情绪和全国一样，在惶惶不安和激昂愤怒的反日之中，但上海市面表面上还平静。在这种相对安定的时局，洵美认为，越是灾难、战争、失意的逆境，越是能激发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他抓住这个契机，用自己有限的资金，大办出版，特地开办时代印刷厂，从德国引进当时最新的影写版印刷设备来印制优良的图片。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如日中天，最热闹兴盛的期间，每五天就有两份杂志和读者见面。可是才子儒商，亏损累累，他也知道自己是“诗人做生意，意在抒情”^②，然而他依旧迷醉其中，不以为苦，不舍得收场。这段时期，他本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毫不松懈，尝试以不同体裁写作，写小说，写散文、随笔。他更是以激昂的热情和冷静的思考，分析国内外局势，写出几十篇时评和政论文。

他太忙了，他又爱朋友，文坛、诗坛、画坛……友人不计其数，人们戏称他是“文坛孟尝君”。他喜欢热闹，爱管闲事，又热情助人，为朋友忙。不过，他并没有疏远他的诗，1934年他说过，“忙尽忙，可是我的记忆里早积上了几千百行诗，我相信我们随时可以写下来。”^③可是，此后的四年间，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一行诗。不过，他确实关注新诗，关注新诗的成长，新诗人在这种环境里默默地辛勤耕作，他们产出的成果他都看在眼里：他在《新诗并不沉寂》里提到新诗人的技巧在一天天地成熟，介绍1932年成集问世的有卞之琳的《三秋草》，李维建的《祈祷》，戴望舒的《望舒草》，朱维基的《花香街》，曹葆华的《落日颂》，臧克家的诗集，还有方令孺的《鸡鸣寺看月》，以及陈梦家的一千行诗（部分刊载《文艺月刊》^④）。在《诗与诗论》一文里他推荐了卞之琳的《鱼目集》，读了便可知道，“初期的白话诗的秧苗已成熟地结实了：形式已更丰富，意境已更扩大，技巧已更完善了。之琳先生的诗，在技巧方面可以说比徐志摩先生的已更进了一层：形式已不仅是结构上词藻上的

①邵洵美：《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上海《时代画报》1934年6卷12期，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②邵洵美：《瑯女士》，上海《人言周刊》1935年2卷36期。

③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上海《人言周刊》1934年1卷25期。

④邵洵美：《诗坛并不沉寂》，上海《人言周刊》1934年1卷1期。

美丽，而是有意义的美丽；意境已不仅是有含蓄，有动作，有图画，而是更能与诗人自己的人格合拍的表现了；韵节已不仅以悦耳为满足，它已被利用为传达及点示的力量。新诗已不再是对旧诗革命的产物，它本身已成为一件新艺术了。试将之琳先生的《距离的组织》与适之先生的《第五十九军战死将士公墓碑铭》一比，便可以知道。”^①别人对新诗的议论，他也很注意，《新诗与“肌理”》中讲起“梁宗岱的《新诗底十字路口》提醒我们‘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他又说明对于新诗努力的步骤，在于创作，理论和翻译；创作所以施行和实验，理论所以指导和匡扶，而翻译则是辅助我们前进的一大推动力。”他认为这议论也说明新诗已走进了成年的时期。他十分注意陈世骧在《对于诗刊的意见》那封长信里的提醒，我们写诗也应像英美诗人那样重视在“肌理”上用功夫。他认为在中国的古诗里就可以品尝到肌理最精妙的诗句，以李白的《将进酒》为例^②。在英文的学术刊物《天下》月刊发表的Poetry Chronicle《新诗历程》^③提到朱维基、陈梦家、戴望舒在艰难的环境里出版他们的诗集。

1936年洵美在他的书店出版了一套《新诗库》，为十位诗人各出版了一本诗集。那是在那恶劣的局势下冒着赔本的风险干的一桩好事，其中有方玮德的《玮德诗文集》，梁宗岱翻译的诗集《一切的峰顶》，陈梦家的《梦家存诗》，金克木的《蝙蝠集》，朱湘的《永言集》，罗念生的《龙涎》，侯汝华的《海上谣》，徐迟的《二十岁人》，孙洵侯的《太湖集》以及洵美自己的《诗二十五首》。《诗二十五首》的自序里他说：“十年的诗，只有二十五首可以勉强见得来人，从数量方面说，真是寒酸得很。”这二十五首除了《我不敢上天》是《雅典》1929年发表，大都是他发表在其后的《金屋》、《诗刊》、《诗篇》；《狮吼》复活号上刊出的只有《风吹来的声音》一首；《蛇》刊在《声色》杂志第1期（没有发现其第2期）。而一首《新嫁娘》我始终没能找到它的首刊处。他在自序里回忆了自己写诗的行程，也谈到当时新诗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他初步的总结性的发言。他认为“胡适之等虽然提倡了用白话写文章写诗，但他们的成就是文化上的；在文学上，他们不过是尽了提示的责任。他们除了把文言文译成白话以外，并没有给我们看过一些新技巧。这番工作到了徐志摩手里，才有了一些眉目，可惜他自己也是诗人，于是这些新技巧便变了他自己的装饰，而不容易叫大家公开地享受。闻一多是一位诗艺的学者，但他介绍的外国技巧都偏重在形式方面。柳无忌、朱湘等也曾大

①邵洵美：《诗与诗论》，上海《人言周刊》1934年3卷2期。

②邵洵美：《新诗与肌理》，上海《人言周刊》1935年2卷4期。

③邵洵美：Poetry Chronicle, T' 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1936年第3卷第3期，中山文化教育馆。